

不許給孩子取怪名

新西蘭內政部近日公佈了一份長的名單，列出了過去十年間被戶籍登記員所駁回的名字，如帶有Lucifer(撒旦) Duke(公爵)、Bishop(主教)等類以頭銜的名字都在受禁之列。

新西蘭並非世界上唯一一個禁止父母給孩子取怪名的國家。丹麥要求父母從一個“可被接受的”名字清單中給新生兒選取名字。葡萄牙也發佈了被禁止和可接受的名字一覽表。在冰島，如果父母報上來很不尋常的名字，一個語言專家組成的委員會必須要進行仲裁。德國的戶籍官一般不允許用那些不能分辨出性別的名字，比如Kim(凱姆)就是一個倒置的例子。

在瑞典，取名必須遵守《取名法》。儘管樂高和谷歌被準許使用，但超人、Metallica(搖滾樂隊)和Elvis(貓王)和Albin(英格蘭的舊稱)等則是被禁止的。

創造怪名字自然受到國家限制，但是跟造姓相比來說就小巫見大巫了。在瑞典，曾有嚴格法律禁止人們造出一些模仿現有姓氏的新姓氏。在意大利這



樣的父權佔主導地位的國家，不允許讓孩子從母姓，從父母雙姓也不可以。在西方國家，名字的長度也有限制，新西蘭規定名字不得超過100個字母；馬薩諸塞州規定名字不得超過40個字母。

相對來說，美國和英國對於給孩子取名算是寬宏大量的了，只要是標準字母可以拼寫出來的名字，不論怎樣奇怪都可以使用。英美名流一向喜歡標新立異，稀奇古怪的名字是他們的最愛，如大衛·貝克漢姆給女兒取名為哈珀·貝克漢姆(Harper Seven Beckham)。

很多國家明令禁止給孩子取容易被人嘲笑的名字，但是在“自由國度”美國，一切皆有可能。美國人取名字的自由個性化傳統可以追溯到當年登上美洲大陸的清教徒們，當時他們給孩子取名相當隨意，譬如拗口的“歷經萬難終升天堂”，就連“禁止私通”都可以用做名字。

柯達公司並非對未來沒有考慮，他們在“未來相機”項目報告里如是寫道：“隨着技術的進步，攝影系統必將對未來的拍照方式造成實質性的影響。未來相機的照片將存儲在一種穩定性極佳的存儲器里，可從相機內取下以進行播放。照片將保存在膠捲、磁帶或視頻光盤上，並且相機存儲介質將可重複使用。”

拖住這個攝影王者前進腳步的，竟然恰恰是它的成功。雖然掌握最先進的技術，但作為傳統膠捲領域不二的霸主，柯達不敢貿然邁入當時尚不明朗的數碼市場，謹慎地觀望着市場。

起初，舉棋不定的柯達並沒有太大損失。直到上世紀90年代末，世界上絕大多數照片仍採用膠片感光技術拍攝，美國傳統膠捲市場的銷售增長速度曾高達14%。柯達彩印店在中國的數量達到8000多家，這個數字是肯德基門店的10倍，麥當勞的18倍。這些不僅帶給柯達豐厚的收益，也更加堅定了它繼續保守觀望的市場策略。

2000年，柯達公司靠每合相機虧損60美元為代價，佔據美國數碼相機市場第二大份額，可是從那時起，市場的膠捲需求開始停滯，公司陷入困境，開始大量裁員，縮減開支。

曾在柯達的數字部門擔任產品經理的麥考伊說，在他看來，柯達的衰落絕非不求創新。“早在2000年，我們就知道拍照手機會主導市場。”麥考伊說。他和同事開發過許多無線產品，甚至還開發過一款平板電腦原型機。

但是，似乎每一次轉型關頭，柯達公司都押錯了寶。2002年，當競爭對手富士公司的產品數字化率已經高達60%的時候，柯達還不足25%。柯達公司大舉削減相機業務預算，把錢投入噴墨打印機，以期靠它在市場上大翻身。

可惜，柯達輸了。生於膠片，死於數碼，這一路遙遙領先的發明大王，被擋在終點線前銷售利潤的圍欄上，狠狠地摔倒。《大西洋月刊》評

父母如何正確引導孩子的退縮行爲

我們可能經常會發現一些孩子，精神上無任何異常，卻表現得孤僻、膽怯、害羞、冷漠、自私、任性、憂鬱、不願與人交往，寧願自己在家玩積木、看圖書也不願意去幼兒園或學校同小朋友一起玩，遇到陌生人會趕緊躲避。這些表現可以被稱為“退縮行爲”。

1.原因

(1)內部因素
大部分研究者認為，兒童的社會退縮行爲與遺傳有一定的關係，其中氣質因素的影響比較突出。如凱根等人關於氣質的研究認為，兒童退縮行爲最早表現為行爲抑制——膽小、謹慎，在社會和非社會情景下是以生理特徵為基礎的，這些行爲抑制的孩子與那些非抑制的孩子相比，行爲喚起的感覺閾限低(鄭淑杰、張永紅,2003)。也就是說，由於氣質差異，這種孩子的行爲不容易被喚起。表現為平時不愛活動，對新鮮的事物不感興趣，缺乏熱情和好奇心。

(2)外部因素

■親子依戀。依戀理論認為親子依戀關係影響着兒童內部工作模式的建立，而這種工作模式關係到兒童自己與周圍人的關係。也就是說，積極的依戀關係會讓兒童感到安全和自信，促使其主動地探索周圍的環境，進而與同伴積極互動。相反，消極的依戀關係會使兒童感到周圍的環境是無法預測的、不安全的，導致其不願意去探索，與同伴等交往時產生退縮行爲。

■教養方式。父母的教養方式對子女各方面的影響都很大，反映在退縮行爲上，即有兩種方式不太可取：專制型教養和溺愛型教養。專制型教養主要表現為過度控制子女的行爲，對其態度專橫、粗暴。當孩子犯錯誤時，總是批評、指責。這會導致孩子做事情時總是小心翼翼，沒有自信，進而形成焦慮、畏縮、緊張等性格特徵。溺愛型教養方式表現為，對孩子過度保護和疼愛，使其形成了依賴性，缺少獨立性，遇到事情時喜歡退縮。

■同伴關係。行動上有些退縮的幼兒因很少主動參與同伴間的交往活動，而缺少交往經驗，社會技能差，導致被更多的同伴所忽視和孤立。於是，他們表現出更少的活動參與性和更多的孤獨感，使行爲更加退縮。

2.對策

後來我還是去了。除了因為女同學們的好身材，也為了再次體會最後一名的快感。

剛開始，我對當最後一名還覺得羞愧。偷偷在家練習，到了教室用力勉強自己。然而，當

最後一名

作者：王文華

我瞭解到自己是絕對追趕不上這些同學時，我放棄了。

放棄，不是說不去了。我還是去，但不再有任何“競爭、比較”的心。我甚至放棄了“進步、突破”的要求。“不求贏過別人，但求超越自己。”“三個月後，頭要能碰到小腿！”“半年後要能做頭倒立！”這些從前熟悉的句型，我一句都沒想過。

從小到大，我沒這麼自暴自棄過。過去我

第一，建立良好的親子關係。良好的親子關係能使幼兒產生歸屬感和安全感，促使其建立自信心。因此，父母要表現出對孩子的關心和愛護，看到孩子的優點要給予表揚，對於其所犯的錯誤要以說服、教育和引導為主。平時，注意鼓勵孩子多與其他小朋友接觸，創造機會讓孩子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意識地培養其自信心。對孩子不要過度保護，應當放手讓他更加獨立一些，學會自己管理自己。例如，可以請其他小朋友到家里來玩，甚至鼓勵自己的孩子到別的小朋友家住幾天。

第二，採用遊戲療法。遊戲是幼兒的基本活動，可以滿足幼兒情緒、情感的需要，是一種獨特的實踐活動。遊戲療法在矯正孩子的退縮行爲方面有着獨到的作用，是改善兒童退縮行爲的有效方法。遊戲的設計要根據退縮幼兒的不同情況而定，在家里或幼兒園中都可以進行。剛開始時，可以在家庭內部進行。家庭成員每人分配一個角色，內容可以是表演節目，如唱個歌、講個故事等。在遊戲進行過程中，讓孩子多說話、多動，並給予鼓勵，讓其體會到活動的樂趣。孩子慢慢熟悉了這種遊戲後，在徵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找來熟悉的小朋友一起參與到遊戲中，逐漸消除孩子與他人交往時的緊張和焦慮。當孩子可以與熟悉的小朋友玩得很好以後，就鼓勵其在更多的人面前表演。長此以往，孩子的退縮行爲便會得到很好的改善。

認為任何人都可以日新又新，任何事都可以苦盡甘來。現在坐在瑜伽教室里，我不想再對自己嚴厲，只希望和自己攜手同行。我不再想征服世界，只想認識自己。

於是能做的動作我就做，不能做的就以仰慕的眼光看着女同學。趕得上就跟同學做同一個動作，趕不上就中間跳過。我發現：當我承認自己是最後一名，我不再給自己求勝的壓力，別人也沒對我有何期待，因此我能單純地享受瑜伽，反而做得更好。老師怕我自尊心受傷，問我要不要轉到初級班。我說我要留下來，因為在這里，我才能當最後一名！

職場的成功，原則是“沒把握不出手”。生活的成功，原則是“廣泛地嘗試”。因為怕輸而不試，會錯過很多美景。每個人都有強處和弱點，你不需要在人生每一件事上都得第一。第一名得太多，會早死。偶爾當回最後一名，才能樂活。

我還記得當年念MBA時的第一堂課，老師說：“世界上只有兩種人：第一名和失敗者。”當時我和所有同學一樣热血沸腾，發誓要變成改變世界的精英。這么多年過去了，現在我只想驕傲地說：“老師，我失敗了。”

垂死的柯達帶走了膠片時代(下)

李斐然



價道：“柯達善於發明，卻不善於將這些發明轉換成商業利潤。”

如果沒有柯達，世界將會怎樣？

如果壞消息繼續從柯達公司的財務部門傳出，也許這個名字很快將成為歷史。回顧歷史，倘若把柯達從上世紀的歷史里抽出來，眼前的世界可能變成完全不同的景象。

且不必說人們可能還要繼續跟笨重而複雜的老式相機打交道，旅行也不會有太多的照片留念。更何況，沒有柯達，就沒有世界上第一台數碼相機。

不過，另一件事可能更為重要。對於很多熱愛電影的影迷來說，如果歷史抹去了柯達，也許我們就要跟看電影說拜拜了。

1892年，美國發明大王愛迪生找到了伊斯曼，這對攜手合作的發明家將40毫米的庫存膠片修剪到35毫米，然後，愛迪生將這種膠片每四幀穿孔，創造了一項發明專利——電影放映機。雖然這項專利被當時法院的法官宣判無效，但愛迪生的35毫米膠片和活動電影放映機卻在日後催生出電影乃至整個電影工業。

“因為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擁有130多年歷史的美國柯達公司面臨破產。這個不幸的消息意味着膠片時代的終結，也意味着《溫故一九四二》將是本人使用膠片拍攝的最後一部電影。”著名導演馮小剛不禁在微博上感嘆，“一個時代翻篇了，揮之不去的是膠片留在心里的味道。”

柯達用它的膠捲定格了人類社會飛速發展的時代：

——你所看到的第一張來自太空的地球照片，是由月球探測器上的柯達膠片拍下的。為了

拍攝登月球的阿姆斯特朗，柯達公司專門為阿波羅11號生產了專門的相機。

——世界上第一張X射線拍攝的照片顯示的是倫琴妻子的手，這張膠片也是柯達生產的。隨着彩色膠片的出現，柯達膠片還可以檢測參與“曼哈頓計劃”的核物理科學家受了多少輻射。

——二戰期間，柯達微型膠捲技術把英軍的37個“勝利郵件”壓縮到一個。

“親愛的朋友們，我的工作已經做完，還等在這里做什么呢？”

對於熱愛柯達的粉絲來說，柯達的離開並非意外。當柯達公司在2009年宣佈停產旗下最有名的膠捲Kodachrome的時候，這款風靡全球74年的膠捲就給所有攝影迷打了一劑預防針——膠片帝王要離開我們了。

當這款膠捲在1935推出的時候，《泰晤士報》甚至專門發表了一片文章，讚美這卷神奇的膠捲：“它有五層色彩塗布，這使其顏色濃艷無比，但不要以為它是化學家搗鼓出來的玩意兒，發明者是兩個音樂家。”

作為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專用膠片，Kodachrome的成像被攝影師們形容為“充滿詩意，優雅動人”，“數碼相機的照片還需要後期修片，而當你將Kodachrome取出相機的時候，照片就已經開始熠熠閃光了”。

可是，到了2011年年底，美國唯一一家能夠沖洗這種膠片的小店——位於堪薩斯州的杜威恩攝影店宣佈不再收件，柯達膠捲的神話就此告終。

柯達公司將最後一卷Kodachrome送給了美

國攝影記者史蒂夫·麥克里。1985年他用Kodachrome拍攝的阿富汗女孩，成為《國家地理》封面。在他40多年的記者生涯里，他用這款神奇的膠捲拍攝了80萬張照片。

為了給Kodachrome拍出最有意義的最後一張照片，麥克里來到了美國帕克森墓地，逝去的美國內戰退伍軍人埋葬在這里。他舉起相機，對準了墓地的雕像，按下了快門。雕像上恰好擺着紅色和黃色的花朵，和柯達膠捲盒子上的畫面一模一樣。

“這名士兵的雕像望向遠方，他好像是在回顧過去，又像是在展望未來。”已經60多歲的麥克里說，“Kodachrome，一個膠片時代結束了，就像是短暫的生命，它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在紐約羅徹斯特大學的校園里，柯達之父伊斯曼的雕像也保持着望向遠方的姿勢。雖然他一手建立起的柯達公司給許多人的生活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伊斯曼卻終生鬱鬱寡歡。5歲喪父的他一直和母親相依為命，終生未婚。他甚至感嘆說，自己在40歲之前從來沒有笑過。

晚年時，他建立了一棟3.5萬坪的豪宅，有37個房間，13個衛生間，9個壁爐，還有5個花房和1個菜園。家里有一個大型圖書館，每天還有專人為他演奏管風琴。即便如此，晚年的伊斯曼並不快樂，他飽受孤獨和疾病折磨。

1932年，伊斯曼邀請朋友到家里做客，向他們宣佈遺囑：所有財產贈予羅切斯特大學，豪宅也送給羅切斯特大學校長，他可以隨時居住，這棟豪宅後來成了柯達博物館。

隨後，他起身送走了朋友們，回到書房，舉起手槍，對準自己的心臟。刺耳的槍聲過後，沖進房間的僕人只看到血泊中的柯達之父。

這位柯達之父留下了一張紙條：“親愛的朋友們，我的工作已經做完，還等在這里做什么呢？”(全文完)

